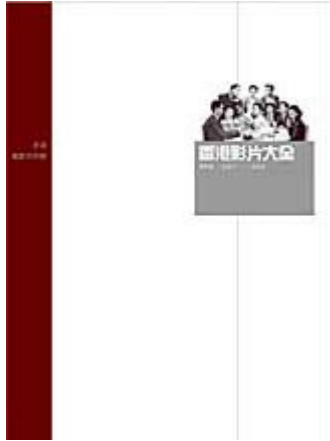


編者的話

遇上未能在香港公映的香港片



《香港影片大全》第四卷（1953-1959）將於今年年底前分中、英文版出版。

從事電影資料館的工作，往往爲了不同的專題而沉浸在不同的時空，每個年代及有關專題總有法子給你送來大大小小的驚喜。事情往往有始末緣由可尋，叫人愈看得多，發現的遺珠愈多。有見香港影業與星馬等地市場的密切關係，《香港影片大全》的資料搜集工作早已將搜索範圍擴至星馬、菲律賓、泰國等地的報章。第四卷（1953-1959）中所包括爲南洋僑胞市場而拍製的廈語片、潮語片，以至一些不會在港公映的香港影片的資料，就全靠海外出版的報章及特刊來補白.....整理過程不是不惱人的，明明是同一部影片，以不同片名在彼邦出現的有；明明是配音的，改了名字說是潮語片的有；剔除了好些不是新片的「新片名」，一些排不了期在香港上映的港產潮、廈以及國語片就逐漸出現了.....



廈語片在五十年代末大盛，新星小娟（右）嶄露頭角——你認出了來吧？她就是日後光芒萬丈的凌波。圖爲《番婆弄》（1958），左爲莊雪芳。

潮語片多沿自潮劇及取材自民間故事，圖爲《趙五娘》（1956）中的夏帆（右）和立青芒萬丈的凌波。圖爲《番婆弄》（1958），（左）。

經過一些惱人的查證及整理過程，發掘出的樂事可就多了。《大全》以影片為單元，內容還不是由人（台前幕後的）組成，我們一針一線的把他們都串起來，書中附設的索引部份可就好玩了！金庸（以林歡為藝名）的電影生涯經歷了過甚麼？看看謝賢、何嘉玲（即嘉玲）出道；回到羅蘭的盧燕英時期.....今期我們特別邀請曾策劃多屆香港電影回顧專題的李焯桃先生速寫五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見3至6頁），具見當代國、粵語片的特色。此外，資深電影資料館工作者雷·愛密遜先生屢屢為起步不久的我們提供意見，誠為良師，他在〈資料館與我〉（見12至15頁）一文與我們分享他入行以來的體驗——當中不可言喻之處，不也就是吸引我們之處。

五十年代香港電影速寫

李焯桃

香港電影儘管起步極早，三十年代粵語片及國防電影的拍攝，更在上海這中國電影中心之外別樹一幟，但真正的起飛卻要等到戰後，尤其是五十年代，才奠定它在中國電影史的地位。

國語片



國語片導演，左起：朱石麟、李萍倩、陶秦、李翰祥

其中一個關鍵，是四九年大陸易手前後，大量北方移民南下，包括不少上海幕前幕後的電影人，他們並攜來大量投資在電影方面的資金。戰後香港開始有國語片的生產，完全是這個外來因素使然。甚至可以說，三、四十年代上海電影的批判寫實傳統到五十年代在大陸中斷，卻由香港的國、粵語片承繼了下來。

這方面有幾位前輩導演的影響力舉足輕重。像朱石麟在抗戰勝利後便南來香港，繼大中華電影公司之後，加盟財雄勢大的永華影業公司，四八年拍出《清宮秘史》。同年為永華拍成創業作《國魂》的卜萬蒼，也是早於三十年代上海成名的大導演，其後自行創辦泰山影業公司，拍過《淑女圖》（1952）等佳作。岳楓則先加盟長城公司，名作有《血染海棠紅》（1949）和《花街》（1950）。但卜、岳二氏後來仍不免被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和邵氏公司羅致，期間作品儘管保持水準，卻無力影響公司的拍片方針。



在艱苦的五十年代初，朱石麟擅長以低成本拍出感人而細膩的佳作。圖為《中秋月》（1953／左：江樺，右：韓非）。

朱石麟和李萍倩的情形便不同。朱氏先與費穆合辦龍馬影片公司，拍過《花姑娘》(1951) 和《誤佳期》(1951)，繼而主政鳳凰影業公司，不但拍出《中秋月》(1953) 等一系列佳作，更培養了不少幕前幕後的新人。李萍倩在長城亦如是，得袁仰安器重，像《說謊世界》(1950)、《都會交響曲》(1954) 等佳作不斷，桃李滿門。二人都在香港發展出他們電影生命的第二春，踏入六十年代仍有傳世之作面世（如六〇年李萍倩的《笑笑笑》及朱石麟的《同命鴛鴦》）。



李翰祥初次獨挑大樑執導的《雪裡紅》(1956) 由李麗華主演。

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無疑是這批南來影人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其中不少左翼影人不久便重返大陸，如歐陽予倩、王爲一、顧而已等。也有一些大導演無法適應香港的新環境，創作一蹶不振，馬徐維邦是最明顯的例子。無論如何，老一輩移民導演的口味與香港社會脫節的情況日趨嚴重，較年輕的一代遂乘勢崛起，獨當一面的便有陶秦（《枇杷巷》，1953）、李翰祥（《雪裡紅》，1956）、易文（《戀之火》，1956）等。



編而優則導的陶秦擅拍文藝片，五十年代中加盟「電懋」時期的作品如《四千金》(1957／左起：穆虹、林翠、葉楓、蘇鳳)，洋溢現代青春氣息。

五二年大陸市場對港片關上大門，五六年自由總會（五七年定名為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成立，香港影壇左右分家呈表面化。更重要的是五六年電懋成立，五七年邵氏改組，兩大公司都準備以香港為製作基地大展拳腳。五十年代後期，它們的聲勢已壓倒長城、鳳凰等傳統左派公司，不但旗下明星如雲（李麗華、林黛、葛蘭、尤敏、林翠、葉楓、樂蒂、鍾情、李湄、張仲文、張揚、趙雷、雷震、陳厚等等），片種也比五十年代初（主要是社會寫實文藝或喜劇，常附大量歌唱）更多姿多采。像古裝宮闈歌唱（邵氏李翰祥導演的《貂蟬》和《江山美人》，1958/59）、豪華歌舞片（電懋陶秦導演的《龍翔鳳舞》，1959）等類型，便反映了娛樂至上的路線，直接受荷里活的影響。

粵語片



粵語片導演，左起：胡鵬、李晨風、秦劍、李鐵

相對而言，粵語片的大眾娛樂路線更早確立（對象多為草根婦孺觀眾），但由於多屬小本製作，在模仿荷里活類型片方面往往不倫不類，六十年代末被國語片從市場淘汰並非無因。但它在五十年代卻有一個獨特的類型優勢——粵劇和粵曲當時非常普及，把粵劇搬上銀幕也有大量捧場客。紅伶（如新馬師曾、芳艷芬等）同時是紅星，演時裝片亦有號召力——片中大開金口是必然的指定動作。

另一項優勢便是發展出至今已成傳奇的「黃飛鴻」電影系列，長拍長有。自四九年的《黃飛鴻傳》開始，胡鵬導演與以關德興為首的班底合作了超過六十部黃飛鴻電影，絕大部份拍於五十年代，其中單是五六年便有二十五部之多。其大受歡迎，固然跟它濃厚的廣東地方色彩及鄉土風味有關，更重要的是發展出一種硬橋硬馬的武打風格，為後來功夫片大盛及更上層樓奠定了基礎。

另兩種粵語片主流的類型，自然是文藝和喜劇。以蔡楚生為首的上海進步影人二度南下香港，四九年促成第二次「粵語電影清潔運動」，五〇年由王為一導演了《珠江淚》這部示範作，華南影聯亦出品了《人海萬花筒》（1950），皆對粵語片主動繼承反封建反迷信的社會寫實傳統起了頗大的作用。五二年的伶星分家事件，直接催生了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成了一面進步的旗幟。中聯改編自巴金名著的創業作《家》（1953）固然膾炙人口，《危樓春曉》（1953）更是一樓多伙危機片的經典。到了五五年，李晨風的《寒夜》、秦劍的《父母心》及李鐵的《天長地久》先後出現，粵語文藝片的藝術成就也達到了高峰。那亦是一眾紅星如吳楚帆、白燕、張瑛、梅綺、紫羅蓮、馬師曾、紅線女等風華正茂，演技臻爐火純青

的時期。



粵語文藝片代表作之一《天長地久》(1955／李鐵導演／左：吳楚帆、右：紅線女)，人物刻劃細緻，不落俗套。

不論中外影壇，喜劇類型皆歷久不衰。五十年代初的喜劇佳作甚多，除了五〇年三集《經紀拉》有高雄精彩的原著外，大多勝在一群出色諧星的個人表演，如《笑星降地球》(1952)的鄧寄塵和伊秋水，《兩仔爺》(1951)的梁醒波及《雙料夫妻》(1951)的新馬師曾等。五十年代末是喜劇片另一豐收期，《璇宮艷史》(1957)賣弄豪華場面，《兩傻遊天堂》(1958)、《多情竹織鴨》(1959)及四部《王先生》片集(1959)的新馬施展渾身解數，集體創作明星如雲的社會諷刺路線則有中聯的《錢》(1959)和華南影聯的《豪門夜宴》(1959)，當然不可漏掉比西片《扭計師爺藏寶椅》還要早十一年的《金山大少》(1959)。



出色的諧星如新馬師曾(左)、鄧寄塵(右)等，是當年喜劇電影的靈魂。圖為《兩傻遊天堂》(1958，楊工良導演)。

古裝粵劇較大量的搬上銀幕，應自五七年始。與文藝片受中聯洗禮一樣，粵劇片兩年後便開花結果——多數任劍輝和白雪仙主演的唐滌生經典(如《紫釵記》、《蝶影紅梨記》、《帝女花》等)皆拍成於五九年。隨着喜劇和戲曲兩類型佳作紛呈，粵語片在一片興旺氣象中進入六十年代，但幕前幕後人員及片種皆醞釀着大變，

以求適應日趨年輕化的觀眾口味。◆



五十年代粵劇大為流行，粵劇片亦產量驚人；任白（右二、三）在此黃金時期的作品，以編導演俱佳而成經典。圖為《紫釵記》（1959／李鐵導演）。

李焯桃現為香港國際電影節總經理，曾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著有《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觀逆集》及《淋漓影像館》等影評集共八冊。



編按：《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香港電影》放映及展覽節目分為「流行音樂、漫畫與電影」及「電影與文學」兩部份，節目由本館與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聯合策劃，下文分別由本館的特約節目助理徐嘉儀和嶺大學生吳心儀撰寫她們在製作過程中的體會。

趣味盎然的資料搜集 徐嘉儀

第一次替香港電影資料館辦事，由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帶着四個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研究五、六十年代的流行小說與電影，有不少體會，不少得著。

幽默的生意人

訪問羅斌是一大收穫。身兼環球文藝、仙鶴港聯及《新報》三者的創辦人，可謂叱咤當年傳媒及文化界的風雲人物，他曾一手捧起倪匡、依達、亦舒、岑凱倫等作家，發掘了雪妮、曾江等紅星。見面下，竟是那末平易近人、談笑風生的一位長輩。年逾古稀的羅斌，面對一群還未踏出校門的小伙子，竟再三自謙：「我沒有唸過甚麼書，我是來學習的，你們是大學生，快來指教我。」架子全無，幽默風趣。環球及仙鶴港聯的歷史由他娓娓道來，充滿傳奇色彩，亦見證了一個充滿商業頭腦的生意人如何踏上成功之路。

他還為我們解開了一個大謎團：《四千金》（1957）及《紫薇園的秋天》（1958）的原著作者鄭慧是今次研究對象之一，但任憑學生出盡法寶，翻轉了多少圖書館，依然找不到有關「鄭慧」的生平或簡介，在翻查其他作者的資料時，甚至推測鄭慧就是岑凱倫……就在我們差點誤信的那天，羅斌告訴我們鄭慧當年是一名診所的掛號姑娘，業餘性質投稿，極受歡迎，但數年間便自動退隱，消聲匿跡。



羅斌先生與嶺南大學同學（站者右起）黃靜、沈海燕、張競心合照。



史得(即三蘇)創作的三毫子小說《喜相逢》。

追溯武林群英

為「武林群英譜」進行資料搜集是一大開心事。要搜羅有誰扮演過家傳戶曉的武俠小說人物及其劇照殊非易事，我的知識，充其量只是電視上白彪米雪的郭靖黃蓉、羅樂林李通明的楊過小龍女；追溯上去，絕對好玩。在會見設計公司的投標會上，就有人在知悉某金庸名著第一代男女主角後，竟脫口而出：「嘩，拍恐怖片乎？」惹得哄堂爆笑。

籌備這個展覽，學生固然獲益良多，我也極為享受，畢竟自己也是在那些電影小說中打滾長大的嘛..... ◆

一次難忘的體驗 吳心儀

得到梁秉鈞教授的穿針引線，我們這群嶺大學生才有機會與香港電影資料館結緣。回顧整個籌備過程，真的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盲頭烏蠅

回想過去兩個多月，最辛苦的地方不是馬拉松式的看五、六十年代的國、粵語電影，不是東奔西跑的尋找電影資料，而是對展覽工作毫無概念。在大學裏面，只知道怎樣做筆記、論文，但對怎樣整理展覽需要的資料、撰寫展覽內容所需的文章，真的毫無頭緒，最初就像一隻盲頭烏蠅，四處亂衝。幸得資料館的同事幫忙，加上各位同學自己的摸索，最終都能完成工作。

除了第一次撰寫展覽文字外，我們亦首次參與場館設計。夢想中的場館，應該有豐富的色彩、別開生面的佈置，不過因為各方面的原因，某些設計都被逼取消了。

雖然感到一點點可惜，但能讓我們有妙想天開的機會，也算是蠻不錯的體驗吧！

寶貴經驗

以我們有限的知識和人生經驗，實在很難想像到五、六十年代的社會和電影界的情形。於是，我們訪問了名導演黃堯、著名漫畫家李惠珍和中文大學音樂系的余少華教授。

黃堯導演在六十年代曾拍過不少膾炙人口的歌舞片，陳寶珠、呂奇、蕭芳芳、薛家燕等就是他的愛將。通過個多小時的訪問，真能感受到他對電影工作的熱愛和敏銳的社會觸角，好像他談到電影的拍攝方法時，不其然的用手模仿着鏡頭的運作，就知道他對電影的執著與愛慕了。



《姑娘十八一朵花》（1966）中的陳寶珠（左）與老拍檔呂奇（右）。

提到當代的漫畫，相信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想起《13点》。聽母親說起往事，原來當代的少女喜歡拿着《13点》漫畫到裁縫公司，讓師傅依照13点的衣服樣式製造衣服，13点就是少女時裝潮流的象徵。出乎意料的是，原來她並沒有特別研究時裝，13点經常穿着不同的時髦服裝，只是她出於愛美的心態，隨便畫畫而已，關於這方面，真的佩服她的創意和心思。



《13点》漫畫封面



右起：資料館節目助理吳月華、李惠珍女士與嶺南大學學生林慧雯、陳穎恆、資料館員工鍾婉儀合照。

余少華教授對中國樂器有着很深的認識，對粵劇、粵曲亦有研究。在展覽內，大部份有關這方面的知識，都有賴余教授的幫助。回想整個訪問過程，一竅不通的我們，提問實在錯漏百出，幸好余教授耐心的解釋，讓我們明白到粵劇、粵曲所運用的中國樂器、樂曲繁多，對木魚、龍舟、南音等名字，都有了基本的概念，對國粹多了一點點的認識。

由最初對五、六十年代的電影、流行文化所知無幾，到現在略知皮毛，整個過程都讓我們體驗不少。雖然對於籌備展覽有豐富經驗的人來說，我們的製成品可能不算甚麼，但無論如何，也希望入場欣賞展覽的觀眾，能感受到我們的誠意和努力！◆

電影資料館與我

雷·愛密遜

我們怎會幹起電影資料館的工作來？這方面從來沒明確道路可循，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在這兒，我獲邀寫下我自己的。



愛密遜今年七月於委內瑞拉國家圖書館主講有關「視聽檔案管理」的研討會。旁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記憶計劃」的翻譯員白蘭高女士。（承蒙雷·愛密遜提供照片）

兒時記趣

猶記得，年僅六歲的我，便擁有第一架電影放映機。送給我的人實在是個未卜先知的聖誕老人。那是一架「Dux Kino」玩具，用發條摩打推動，附設的漫畫式影片（是水平式轉動的三十五毫米菲林，以兩種動作交替出現），五分鐘便走完一部。從此，我便愛上放映電影，也樂此不疲地舉辦放映會。

少年時期，我又多添了其他的放映機——無聲的十六毫米與八毫米，可讓我放映五十及一百呎短片的「套裝」電影。在當時還未有錄影帶的年頭，這種電影可在講究的玩具店或攝影器材店買得到。同校一個友人也有這種放映電影的癖好，我跟他搭檔，合兩人器材，給悉尼市中心左鄰右里的小孩放電影。我們輪流開動兩部放映機，在銀幕和布幕上大搞古靈精怪的燈光效果，甚至還拿出發條留聲機配樂。觀眾對我們這樣子的「大製作」怎麼想我不知道，他們總是表現得頗客氣。我覺得，免費放映也不無關係吧。

兒時，這種小孩的日場頗受歡迎——我們管叫它「周六下午影院」。十二歲左右，我偶然在同區電影院看到一部一九三六年影聲製作公司（Cinesound Productions Ltd）出品的劇情片，名字叫《荒野孤兒》。故事惹人喜愛，講無父無母的袋鼠阿塞給賣了去馬戲團做拳手的歷險記。阿塞慘遭虐待，於極度渴水下在擂台上襲擊訓練員，繼而逃脫。劇情發展到這兒，坐我不遠處的兩個小孩跑出戲院哭將起來。影片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原因可不只一個。



袋鼠阿塞、狗明星邁克與白賴仁·艾博特（右）及工作人員攝於《荒野孤兒》拍攝場地。（承蒙 Greater Union Organisation 授權轉載、相片由澳洲影聲提供）

及至五十年代，一度活躍的澳洲電影業變得死寂，我們唯一可以看到的本土電影不是寥寥可數的紀錄片，便是一周新聞片，如《澳洲電影之音新聞》（Australian Movietone News）及《影聲新聞回顧》（Cinesound Review）。在我那年代，只有英美等別的地方才會製作「大」電影，大抵是因為我們不怎麼懂得拍吧。及至認識到澳洲影聲製作一度出品的劇情片與新聞片，着實令我驚異，而又深受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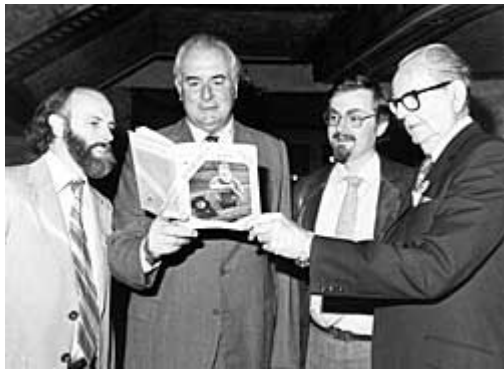
電影資料館之路

轉眼到了一九六七年。我還在上大學，修讀藝術學位最後一年。機緣巧合，我扭開電視看到紀錄片《遺忘了的電影》，執導的是安東尼·畢克利，是個年輕的獨立電影人（如今他已是位舉足輕重的製片人）。六十分鐘長的影片，展示了澳洲給遺忘掉的電影工業的歷史，其中大部份影片，都隨着時間流逝給毀掉了。我看得目不轉睛。影片剛播放至中段，我看到的竟是《荒野孤兒》其中一幕！片末字幕交代影片來源是澳洲國家圖書館。這個地方我聞所未聞，但心想如果自己埋首於這些電影中，該有多愜意啊！剛好這個時候，國家圖書館的一名代表在大學招募職員……沒多久，我獲聘為見習生，受訓為圖書館管理員。我於是移居坎培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更當上了圖書館電影組的參考圖書館管理員。

電影組廣泛收藏可供借用的十六毫米紀錄片，我的主要工作是為借用者在當中找尋所需的影片。但我一閒下來，便充當尚未成形的電影資料館唯一的工作人員。你猜我頭一件事幹啥？我往架上搜尋《荒野孤兒》的拷貝。結果給我找到了！

往後三十多年，資料館由國家圖書館內的一組藏品，發展成有自己的員工編制，及後更成為獨立機構（國家電影及音響資料館於一九八四年脫離圖書館）。這是個漫長而意義重大的歷程——縱然那結果是我當初怎也沒料想到的（若我料到，定會給嚇傻了）。澳洲電影歷史一頁頁在我眼前展現，這是個不斷有新發現的旅程，同時我也盡享了電影資料館工作人員的特權——尋找「散失」的重要電影。

然後踏入九十年代，這個旅程不知不覺走得更遠。我趁到訪東南亞的機會，與各地同業會面，了解他們國家的情況，發現他們亦有相同的志趣！一九九五年，來自東南亞各地的二十個資料館工作人員聚首一堂，在坎培拉國家電影及音響資料館參與了為期一個月的交流會，藉此建立彼此關係，也敲定翌年成立東南亞/太平洋影音資料館協會。協會亦從此正式運作與發展。協會縱然仍在起步階段，其不少成員都只在最有限的資源下工作，但總算有了一個雛型，憑藉彼此密切關係，互相支持。最新一屆假老撾萬象舉行的年會上——即我這個首屆主席任期結束之時，我們的與會人數竟達一百人。這是十年前難以想像的。



1981年愛密遜（左一）與安德魯·派克（右二）推出合著的《散佚的澳州電影》，前總理惠特南為主禮嘉賓，右一為導演肯·G·賀爾。（承蒙雷·愛密遜提供照片）

我獲得不少可貴的友誼，有來自昔日和今天的導演，也有來自研究人員和活躍人士——他們和我一樣，都關注我們的電影遺產，認為該讓適當的機構去拯救和保存。其中一份友情，是和肯·G·賀爾在他生命最後二十年間建立的。他是澳洲電影業巨人，也就是《荒野孤兒》的監製兼導演。他曾對我說，他十八部劇情片之中，執導得最愜意的要算《荒野》。《荒野》至今仍是我的最愛。

我常常覺得這部戲的名字，寄寓了許多電影資料館館員所面對的現實。在某程度上，我們仍在為一個意念身先士卒。我們猶如孤兒，處身於不會常常獲得別人體諒的環境，有時我們覺得很孤單，覺得自己不足，有負所託——這正是拓荒者的代價。綜觀全球，同業的人數跟我們任務的規模相比，實在少得可憐；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道德的困境，以及有限的資源，我們猶似站在荒野，四顧茫茫，見到的就只有長長的地平線。我們的專業仍在發展階段，但就像袋鼠阿塞那樣，我們不輕言放棄。



在第 58 屆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周年大會上，愛密遜（左起）與本館署理館長唐詠詩、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行政組的黃慧敏及館長李天石養聚首一堂。

如果你關心我的「Dux Kino」，且讓我告訴你：我仍擁有那小玩意，還有繼後的新型號。還有那上發條的留聲機.....還有那些影片.....還有，一切仍可操作。我當然也擁有 DVD、CD 和現代的數碼裝備，但亦不時樂於為家人和朋友放映電影。我很高興的告訴你：他們客氣依然。而且，放映仍是免費的。（翻譯：何慧玲）◆

雷·愛密遜於 1984 至 2001 年出任澳洲國家電影及音響資料館副館長，現為東南亞/太平洋影視資料館協會及電影資料館人員協會出任公職，並曾為前者的首屆會長（1996-2002）。剛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記憶計劃」完成了一般指引的修訂工作。

新增藏品

來自夏威夷的電影資料

去年十一月，本館收到一位有心人的電郵，說他手上有少量夏威夷嘉禾戲院結業時撿回來的電影海報及其他宣傳資料，問我們是否有意接收，還附上該批資料有關的影片名稱，其中包括《天才與白癡》（1975）、《三德和尚與春米六》（1977）及《警察故事》（1985）等。我們當然馬上表示興趣，設法把這批流落海外的電影物資運回港。經過數月不斷的電郵往返，加深了彼此的認識和信任，熱心的 Mr Kevin Kodama 答允無條件把整批物品捐贈本館，並不憚煩地一手包辦整個包裝送運的工作。



位於夏威夷火奴魯魯唐人街的嘉禾戲院

(攝影：Craig T Kojima；承蒙 Star-Bulletin 授權刊載)

今年六月，當我們收到從夏威夷寄來的三十箱資料，除了驚訝以外，感激之情真非筆墨所能形容——那些一直在電郵裏談論的東西來到眼前的時候堆了個小山丘，比我們想像中的多，難為人家騰出地方來為我們保存了這許久，還在百忙之中為我們打點安排，千里迢迢歸還珍寶。資料館能遇上這樣「路見不平」的有心人，是我們走運，也是香港電影的福氣。謹此向 Mr Kodama 再三致謝。◆



嘉禾的經典出品之一：成龍的《警察故事》。

捐贈者芳名 (5-7.2002)

東華三院

香港電台

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

潤程娛樂發行有限公司

Bliss Distribution Ltd

Gold Dollars Company (Pte) Ltd

何世華先生

何奇耀先生

吳寶琦先生

李以莊女士

李潔玲女士

周承人先生

林麗英女士

香美容女士

凌少芳女士

區詠儀女士

張建德先生

郭志強先生

陳占先生

陳先生

彭樂先生

湯曉丹先生

馮葉佩清女士

馮葆鑾先生

黃仁先生

蒲鋒先生

鄭淑琴女士

鄧美美女士

譚美娟女士

Revd A H Bray

Mr Kevin Kodama

給搜集組的信

編按：電影研究者李以莊老師和周承人先生日前慷慨捐贈為數約四百多冊的書刊予本館，裨益香港電影研究者。我們現正整理該批書刊，有興趣的朋友請待整理工作完成後，到本館的資源中心索閱。李老師的支持令我們甚為鼓舞，下文摘自她給我們的來信。

.....你問到我們捐書的心情，則同樣是被貴館朋友們的精神感動。去年 11 月，我們第一次訪問新建的資料館，看資源中心時，發現我們以前捐贈的著作，竟被精心地裝成精裝本，擺在書架上，方便讀者取閱。你們處處為觀眾、影癡和研究者著想，為他們提供極佳的優質服務，為普及與推動電影文化事業而兢兢業業工作，且成績卓著。

我們回穗後，即決定將我們珍藏的一批書籍，捐給貴館。這批書籍中，最珍貴的是三種全國範圍論文期刊的複印本（即 1981 至 1989 年的《電影、電視研究》、1981 至 1987 年的《文藝理論》和 1981、1984 至 1989 年的《造型藝術》）。

現在我們捐獻給貴館，是考慮到：隨着大中華電影圈的形成，香港電影界朋友不可避免要研究大陸電影，這批資料便很有用（特別是每月期刊，除有重要論文的複印本外，又有一份全國學術雜誌目錄索引）。

我們便將家中珍藏的書籍，整理出來，捐獻給貴館，亦盼能對香港學者有一點幫助。

以莊

2002 年 7 月 6 日



李以莊、周承人伉儷

給節目組的信

編按：周淮先生即播音界前輩冷魂，他編寫的《慈母淚》曾被改編成電影。下文摘自他跟我們談「國泰影展」的來信。

.....我參觀了《舊歡如夢》、《國泰故事專題展》兩個展覽，更看過十多部六十年代的電影。我微笑、流淚、唏噓、嘆息——香港有過如此輝煌的電影歷史，多值得驕傲！而五十年來，世界變得利害，「舊歡」固然「如夢」，但給予我這個老頭的，更是「如癡」、「如醉」喲！

真幸運，總算垂老之年可以有機會欣賞這些佳作——謝謝香港電影資料館！

事實上，香港電影還有很多寶貴的資料，敬請繼續努力吧，我們定會全力支持的！

周淮

2002年6月24日

動態

與吳宇森相聚

繼去年底在吳宇森導演支持下舉行的《吳宇森少年電影夢》電影放映節目，我們乘着吳導演來港宣傳新片《烈血追風》上映之際，安排他與年青一代相聚交談，報名參加的大專院校學生反應熱烈，把小小的電影院擠得鬧哄哄……



六月廿五日當天，吳導演先行參觀本館的影片及資料儲存庫，並到資源中心瀏覽。好友陸離和林悅恆也到來捧場敘舊，大家談及剛去世的張徹導演時，感傷不已。



座談會上，吳導演先跟大家分享他對法國導演梅維爾的著迷，透露與阿倫狄龍會面時的興奮心情。他指出電影其中一個極其吸引之處，就是能夠將很多人連在一起。此外，他亦道出了在重視政治與權力的荷里活，由處處受肘到漸漸可以參與更多決策及融入更多個人的風格的溝通過程。

在答問環節中，大導演一派從容。作為穿梭港、美的英雄片導演，不免被問及如何塑造中、西兩種不同的英雄形象，吳宇森因而發表了他對中西英雄形象的見解——中國的英雄是豪放而悲情的，會為理想、承諾等理念不惜犧牲自我；美國文化中的英雄則少了一份痛快，很多既定的形象，他們最終是為了求生，不為求死。他自己會鼓勵演員以真感情演繹角色，即使流淚也沒有所謂。



至於談及香港電影業的困境，他認為主要是劇本方面不夠完善，太注重商業性，又不重視編劇的過程。因此，他在最後鼓勵電影學生及有志的新晉認真寫好劇本，並發展自己的風格，做出了成績，便自然得到賞識。 ◆

與放映同業交流



修復組主管謝建輝跟放映員談放映資料館拷貝須特別注意之處

一套影片之所以能夠在觀眾眼前展現，除了幕前的「星星」，影片映畢後隨着工作人員名單逐一與你道別的幕後功臣——當然還有全場跟你一起的放映員！而放映兼負「保存」使命的舊電影，放映員更需格外留神。有見於機電工程署同事在康文署轄下場館間或亦需放映舊電影，本館修復組在7月19日特別舉行了一次交流會，與同業分享放映器材的準備、存放及放映操作等方面的問題，以確保珍貴的拷貝不會因放映而有所損壞。 ◆